

迎着八面来风

YINGZHE BAMIAN LAIFENG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迎着八面来风

YINGZHE BAMIAN LAIFENG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迎着八面来风

冉淮舟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89920 部队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¹/₄·插页4·字数131,000

1986年2月第1版·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书号10137·144 定价1.05元

序

徐怀中

他们，三十五位青年军人。

他们无一不是从部队基层生长起来的，步兵战士、骑兵战士、航空兵、登陆舰炮长、导弹操作手、电话兵、报务员、护士、电影放映员、新闻干事、侦察排长、副教导员。有的曾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过战功，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战争的永久标记。

这便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专修班全体学员。学院开设文学系，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做了爸爸，做了妈妈，现在却不能不要求自己迅速习惯于紧张的学生生活了。上课铃响了，急忙忙喝两口滚烫的茶水，跑进教室。老师走上讲台，班长喊一声“起立”，全体肃立，待老师点点头，才规规矩矩坐下来。不到课间休息，不许外出，不许带杯子到教室喝水。迟到早退，考勤表上会给你记下一笔的。

目前形势下，一张大专文凭，也许不能说是无关紧要，不过他们没有谁过于看重文凭。他们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对于广大读者已经不算陌生，有些曾连续获得过全军和全国优秀作品奖，有些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一些同志编制在创作组，写作条件够好的了，但他们还是下

决心报名参加了统考，不愿意放过入学的机会。

大学文科不是培养作家的，但读了文科大学的作家具有经过系统学习的优势，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近几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请看目前在文学创作跑道上居于领先地位的那些佼佼者，许多正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为什么苏联军事文学的发展一个浪潮高于一个浪潮，数十年常盛不衰？其奥秘之一，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他们二次大战走上前线的，有相当数量的大专学生，以至是讲师教授。战后又有一批批军队文化人或随军记者进入了高尔基文学院，经过本科五年，或研究生班几年深造。构成苏联军事文学创作骨干力量的活跃分子，知识化程度是相当高的。而我们部队作者，无论是老一茬的，还是新起来的，虽同样具有丰富的战争经历和军人生活，但多数是自己摸索过来的，基础知识薄弱，文学素养较差，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有整块时间来读点书，有系统地补补课，上点底肥。我本来自知力不胜任，终于又接受了文学系的工作，便为的是能够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学习。文学系尚在试办阶段，教学组织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又只是开课一个学期，还很难讲大家已经有了多少具体收获。更谈不上立竿见影，在创作上取得了怎样的突飞猛进。尽管如此，同学们仍然情绪很高，说他们正象是迎着八面来风，站立在知识的旷野上。

这里的三十五篇文章，是第一学期文学理论课的结业论文，是三十五份试卷。他们所得分数或高一点，或低一点，很难判得完全准确。但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在经过了一段系统讲授，经过一段彼此交流切磋之后，都大大开阔了视野，萌发了新的创作冲动。大家都希望在答卷中能够就文学作品

的形成做出新的深入一步的探寻。或许其中某几篇还显得过于稚嫩，某几篇楞角又未免过于生硬了一些。但这确实是出自于他们的心得了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正因为有着他们自己的见解，便不至于引不起别人一点兴趣。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次

序	徐怀中 (1)
从生活到艺术	李存葆 (1)
生活感受与感受生活	何继青 (24)
我在她们中间	王海鸽 (30)
除去太阳还需要光	王苏红 (35)
从无锡泥人儿说起	黄献国 (41)
发现、袖手、疾书	徐广泽 (46)
从画塘围之树谈开去	刘宏伟 (50)
切肤之痛	丁小琦 (55)
失败的纪录	尹卫星 (58)
作家的思想站立点	张俊南 (64)
关于采访的随想	钱 钢 (67)
用自己的眼睛	傅宁军 (72)
情感的酝酿	宋学武 (76)
作品胚胎的萌发点	成 平 (82)
构思形式浅见	宋国勋 (87)
耦合	沈石溪 (94)
最佳角度	董保存 (99)
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	张 波 (103)
筒裙、长刀、情歌	徐 军 (108)
连长与自由女神	刘英学 (111)

天马行空·····	管谟业 (116)
最好的, 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金 辉 (119)
圆的艺术·····	江 水 (125)
胖子不必悲哀·····	苗长水 (128)
从“古话”所想到的·····	陈道阔 (131)
灵感是创作生命的需要·····	陈晓东 (134)
心灵和情境·····	李 荃 (142)
文学创作中的醉态与梦态·····	雷 铎 (146)
找到自己、确定自己、发展自己·····	施 放 (154)
试探民族化点滴·····	肖 于 (162)
问渠哪得清如许? ·····	朱向前 (168)
我的选择·····	刘再光 (172)
凝思偶得·····	常 青 (177)
和一个假设老师的问答记录·····	崔京生 (181)
小说鸟瞰·····	李本深 (186)
编后记·····	冉淮南 (191)

从生活到艺术

李 存 葆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是从业余开始，从写“豆腐块”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要研究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问题很多，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很多，我就结合《高山下的花环》这篇小说来谈，或许更实际一些。

一 用赤子之心拥抱生活

写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生活。这已成为老生常谈，却又是千古不易而很难推翻的真理。对这个问题，口头上承认和理论上的阐述也许容易，而要真正去体味生活对创作的成败得失，却并非那么简单。

我深信人群中确有才华过人的人。他们的生活积累尽管不很多，但凭着广博的学识和娴熟的文字功力，也能写出很有“才子气”的作品来。对此，我很钦佩。相比之下，我写东西主要是靠生活，我的“得力点”在生活。我相信即使靠“才子气”搞创作的同志，也不会忽视生活积累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各自的“得力点”有所不同罢了。但二者又各有各的不足。倘若有“才子气”作者具备扎实的生活功底，他的“才子气”便会得到更高度的发挥；而生活积累较为雄厚的作者，

能够不断提高艺术造诣和表现技巧，那他也就会如虎添翼。

生活积累是包罗万象的。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细胞，工农兵学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进入作家的视野。只不过人的生命和阅历毕竟有限，不可能得知那么多。在生活积累中，人物积累最为重要。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是靠典型形象站立的。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就的大小，主要的标准是典型人物塑造得如何。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着几十个、几百个甚至更多的带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在活动，那么，我们也许会产生契诃夫在给苏沃陵的信中所说的感觉：“人物在我的脑子里排成了队伍，纷纷要求出世。”关于《花环》中的人物，我在《篇外缀语》中已谈过，这里我想着重谈情感积累和细节积累。

先谈情感积累。一九七九年初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先到云南前线呆了四个月；同年八月，我又到一支在广西前线参战的部队中生活了近三个月。这期间，战争中那庄严的生命，不朽的灵魂，高尚的情操，一次又一次感染着我，震撼着我。在云南前线采访期间，我曾含泪写下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这些作品全部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然而，当我翻阅这些作品时，却深感惭愧与不安。我感到这些“急就章”，远远没有那些原始材料所给我的直感打动人。激动人心的题材却写不出令人激动的作品，是最使作者伤心的事。原因何在？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急就章”失之于粗糙，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军事文学创作中条条框框还很多，使作者手中的笔放不开。阿·托尔斯泰曾说：“文学的一个总的目的是，从感情上去认识伟大的人。”而我却因“框框”的约束，将一些最能引起人们感情共振的人或事

舍去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现，在采访时我详细记录的那些战斗方案、战果，乃至英雄人物的壮举都在我脑子里渐渐模糊了。但是，战争中那些“感情爆片”却越来越在我眼前闪亮；战前战后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小镜头”仍不时在脑中闪回。在云南前线时，我听到这样一件小事：一天，一群傣家姑娘在溪边给从前线送下来的烈士洗涤遗体。这个傣家寨子中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给烈士洗遗体、穿衣入棺的事便由姑娘们来做。这时，一位傣家老阿爹走过来，声音颤抖地斥责姑娘们：“你们怎么这样狠心，凉……水凉啊！”姑娘们当即会意，赶忙去抱柴禾，去烧温水。这件听来的小事使我心灵发颤：死者是没有知觉的，而傣家阿爹偏说水凉。我没有目睹这件事，但脑中却常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翠竹环抱的大山中，一泓清溪从远处流来。四周是那样静，听不见风摇树动，整个世界好象睡了，只有一双双彩蝶在花丛中飞舞。几个傣家姑娘怕是惊醒了烈士的睡梦，又怕触动那累累弹伤引起烈士的疼痛，她们含泪用洁白的毛巾蘸着温水，在烈士的身上轻轻地擦拭着……

上影厂《花环》剧组的副导演要到云南选外景，临行前我告诉她，当她到烈士陵园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墓碑上烈士们的年龄。因为那些墓碑上的年龄曾使我很动感情。她回来后告诉我，她走进烈士陵园看了十几座墓碑，就止不住流泪了。为啥？因为墓碑上写的是：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有的甚至刚满十七岁，都是二十上下正年轻呵。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的脑中会浮现出那一张张青春焕发的抑或是泛着稚气挂着顽皮的笑脸。他们生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也可能有过错误。这有啥关系呢！那些年龄告诉我们，当芬芳的生活正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他们义无反顾地扑向了死神！墓碑上的年龄数字，不足以使生者更好地去探求人生的真谛吗？

我在《篇外缀语》中说过：“正义的战争是人类灵魂的净化剂。”这是有感而发。在云南前线采访时，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在南溪河畔某地，有个少数民族部落跟驻军一个营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是由于“文革”中支左及其它原因造成的。粉碎“四人帮”后，政府和部队多方面做工作都不见成效。这个少数民族寨中有位长者，说话很有号召力。只要做通他的工作，军民关系就会有所改善。但不管怎样做工作，就是不行。然而，在部队开拔上前线时，那位老人把他打猎得来的四百元钱全部买成酒，用大坛子抬着，来给部队壮行。事实上那位长者和寨中的老少心里是明白的，部队本来是支好部队，尽管部队曾到寨子中宣传过“学大寨”、“割尾巴”，也搞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在极左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年月，那也是没法的事儿，部队要听从命令呀！当部队就要去为人民流血牺牲时，寨中的老少都想起部队也曾为他们干过很多好事，帮他们修过路，打过井，治过病，还帮他们学文化。眼下，那位长者率寨中老少跪在路边，头深深垂着，把酒碗高高举过头顶。营长走到长者面前，两人二话没说，就紧紧抱在一起，泪流满面。部队参战归来，那位长者又站在路边迎候，把战士们挨个看一遍，当他发现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已不在这个行列中时，他老泪纵横。从此军民关系大为改观。在前线采访时，我随时注意战争对人的感情引起的变化，那是很动人的。有一天我去逛街，在鸡蛋市上，

我目睹到这样一个“镜头”：一位十六、七岁的苗族姑娘要买一位老大娘的一篮鸡蛋，那鸡蛋个头大，鲜亮亮的。这苗家的一老一少正在争执价钱，老大娘一再强调，喂鸡不容易，贱了不能卖。正当争执不休时，旁边有人告诉那位老大娘说，这位小姑娘是用献血的钱来买鸡蛋送给伤员的。原来，这位长得很秀气的苗家姑娘，她的父母被越军埋的地雷炸死了。反击战打响后，她到驻地野战医院诉说家中的遭遇，一定要给伤员献血。医护人员见她太年轻，怕影响她的发育，说啥也不让她献血。但她执意献血，不然不走。医护人员只得抽了她的血，给她一笔营养费。她是拿着这笔营养费来买鸡蛋，准备送给伤员。老大娘一听，眼泪汪汪，一下挎起篮子对小姑娘说：“孩子，咋不早说……说了还用你花钱买，走，你领路，咱把鸡蛋给伤员送去！”周围卖鸡蛋的人们一听，也都默默地挎起鸡蛋篮子，排成一支长队，朝野战医院奔去。望着这支送鸡蛋的队伍，我顿时眼里模糊了……

以上这些零碎的片断，我没写进《花环》中，但我却把从普通民众、普通干部、战士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情感，尽力溶化到了作品的字里行间。

情感的积累不能靠一时一事而有所得，搞创作的应随时随地张开爱憎分明的情感之网，去捕捉情感的信息，并把它贮存起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澎湃的情感可引起作者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由此而产生的作品才有可能撞开读者的心扉。多年来，我接触连队和战士比较多。我常常觉得，战士是艰苦和困难的代名词，革命军人是人世间付出代价最高、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然而，由于十年动乱，人民军队的形象同其它美好的事物一样，受到过严重的损伤。有些人对部队的

真实生活并不了解，特别是住在城市里的青年人，一提将军和部队高干，就想象为躺在沙发里，腆着“将军肚”，哼呵哈呀的样子，而且光办“走后门”的事。有人看到我们一些文艺兵烫着头发，穿着高跟鞋，高高地挺着胸脯，很神气地在大街上走，便以为这就是部队。我们的部队，尤其是基层连队，那是非常艰苦的。八一年秋我去华北某地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生活，采访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连队在深山里施工一年半，任务完成后，下山的时候是晚上，通信员在前面打着手电照路，后面一个拽着一个的衣服往山下走，象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样。为啥？因为在深山里施工一年半很少吃到水果和青菜，全得了夜盲症！当时我深深感到，正是这些普通的干部战士，他们不思酬劳，不计荣辱，抵御了外侮，捍卫着华夏。看完演习回北京，有件事使我的心隐隐绞痛。一天，在西单我无意中发现，一位外地来的战士（事后我知道他是从黑龙江边防部队来的），向两位“摩登”青年问去颐和园该怎样乘车。其中一位青年装得很认真的样子，告诉那位战士先坐去东单的车，然后如何转车，末了说：“我俩都是老北京，保准错不了！”战士连声称谢。当那两位时髦的青年走出二十几步远后，仰天吹了两声口哨，便哼了起来，他们为“耍”了我们的“大兵”而获得了可悲的欢乐。我连忙上前拉下了将要登车的战士，告诉他去颐和园该怎样乘车，如果到东单方向去就南辕北辙了。面前的那位质朴的士兵愣了半天神，继而重重地长叹了一声。从北京返回济南后，那声长叹仍不时地刺痛我的心。我感到，作为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我有责任把部队的真实生活，把士兵的战斗风貌和可爱之处告诉广大读者，也告诉那仰天吹了两声口哨的我年轻的

可爱的同胞。这些所见所闻，这些感情积累，是后来诱发我写《花环》的动因之一。

“情者文之经”。文学的特殊力量在于感染，在于以情动人。情感因素是我们审美感觉中最基本的因素。在欣赏作品时是这样，在进行文学创作和形象思维过程中也是这样。在我们进行生活积累时，应随时注意情感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的字里行间，流动着作者对生活的真情实感。

下面谈谈细节的积累。细节是文学作品中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描写是由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肉，是“活性细胞”。一个作品往往是因为有了几个好的细节而获得生命。读完一部作品之后，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往往是那些生动感人的细节。

写《花环》之前，有几个细节常常引起我的创作冲动。如雷军长甩帽骂娘、血染的欠帐单、两发臭弹、靳开来不能立功等等。我感到这些细节具有时代的特征，有典型性，运用好这些细节，既能作用于人物塑造，也能增大作品的思想内涵。这里，我谈一下“两发臭弹”这个细节给我的感受：红河对岸有个二三〇高地，一九七八年八月黎笋视察该高地时称“二三〇固若金汤”。说中国兵是“和平兵”，三十年没打仗，他们一人能打三十个中国兵。该高地的越军更是得意忘形，宣称：“美国军队一个团攻下二三〇得六个月，中国少说得三个月。”越军以善于“吹牛皮”著称，但当我们攻下该高地时，方知他们对二三〇的吹嘘并非毫无根据。该

高地上敌人的明火力点不算，光暗堡就有三十七个，交通壕数十条，四条永备坑道，十七个掩蔽部，八个各有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水泥砌成的山洞，内有蓄水池、小医院、粮仓，有个山洞里还养着七十九只大肥猪……阵地前还有二十多米宽的雷区等等。战斗结束后，该高地上敌人的枪炮弹药，我们装了三十三卡车还没拉完。就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高地，我们仅用两个连加一个排的兵力，一小时二十分便拿下了表面阵地，两个半小时全歼该高地之敌。在攻占该高地时，我英雄的四〇火箭筒手和八二无后坐力炮手，借夜幕掩护引敌暴露火力点的位置，潜伏到敌碉堡前，待拂晓发起攻击时，以“甘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要炸毁敌堡”的英雄气概，采用的是近距离发射的“绝法子”。其中有位年仅二十岁的炮手，是高干子弟，在距离敌堡四十至五十米的距离上连发四炮，炸毁了四个敌碉堡。在战斗中他一人便取得了歼敌二十一名战果。然而，当他又一次近距离肩炮再摧敌堡时，却接连出现了两发臭弹，造成了十分沉痛的伤亡。在另外的连队采访时，我又听到了关于臭弹哑火的事。大概不会是巧合，我采访到的两次哑火臭弹，均是批林批孔时出厂的。现代战争不仅检验着战士的无私无畏，也检验着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臭弹有负于我英雄的士兵，引起我的沉思。我便把这带有时代烙印的两发臭弹的细节写进了作品中。

在《花环》发表两年多的时间内，我收到了近四千封读者来信。其中专为靳开来没能立功鸣不平和为其请功的信达四百多封。这个细节引起读者的关注，有些来信尽管文学水平不高，但感情炽热，读后常使我眼里发湿。我们军区印刷厂给战士出版社内部翻印《花环》，一天印刷厂的同志

打电话说有急事让我去一趟，我赶到后，被几个排字女工围住了。其中的一位年轻女工流着泪责问我：“你为什么不给靳开来立功？如果你不写上给靳开来立了一等功，我们就不排版了！”面对这些最普通的读者，她们的爱憎分明使我极为感动。我告诉她们：“别说给靳开来立一等功，就是给他评战斗英雄，让靳大嫂作为烈军属代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我也是双手赞成的。”接着，我告诉她们小说毕竟是小说，作者不能把什么都讲得那么明白。既然广大读者已在心中给靳开来立了功，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就不用作者再给他立功了。《解放军报》曾在第一版上发过一条消息：《“靳开来”在八连立功》，报道了一位被誉为靳开来式的战士，原来不被某些领导赏识，通过清除“左”的影响，受到了本来应该受到的表彰。这些见闻使我感受到，运用细节要服从于主题思想的表达，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增强艺术感染力为目的，使读者对生活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搞创作有着多种多样的苦恼。在动笔之前，有人因故事还不能自圆其说而煞费苦心，有人因作品中的人物还缺乏个性色彩而施尽解数，而我常常感到最苦恼的是缺乏典型而生动的细节。对作品中的关键之处的细节描写，最忌讳的是似曾相识，要认真选择。如使得雷军长甩帽骂娘这样的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是不会发生的。那时候好象还没有“走后门”这个词儿，更没有人敢把后门走到流血的战场上。临阵脱逃的叛徒是有的，那时解决矛盾的方法似乎也简单，一枪撂倒了事。烈士死后留下欠帐单的事，在过去的历次战争中还没听说过。因为那时的部队生活带有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家的物质待遇都很微